

叶倾城



U

LIVE IN THE
UNDERWEAR 住在

内

衣

里

如何回想，钻石、糖果与甜蜜易逝的哀伤，像蓦然遇见一张曾经深爱过的脸孔，
在炽热的夏日黄昏里，心跳，慌乱，欲避无从，而我的辫忽然散了，泄了一肩黑发

叶倾城

住在

内衣里

U
LIVE IN THE
UNDERWEAR

汉语大词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住在内衣里/叶倾城著. —上海:汉语大词典出版社,
2005.1

(女人花丛书)

ISBN 7 - 5432 - 1113 - 0

I.住... II.叶...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4981 号

责任编辑 余佐赞
版式设计 罗 博
封面设计 施晓颖
技术编辑 徐雅清

住在内衣里

叶倾城 著

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、发行
汉语大词典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5 字数 124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—10 500

ISBN 7 - 5432 - 1113 - 0/I·192

定价: 15.00 元

如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。T:56628900×813

也许你曾经遇见过我(代前言)

也许你曾经遇见过我,在某一个下班时分的超市,我长发披肩,棉裙全是褶皱,我在冰梅酱与豆瓣酱之间犹豫,是纵容自己的好奇心,还是理智些,只是烧一盘热闹的菜。那时候,你不知道我的写,如果知道,必投我好奇的目光:“你从哪里寻找灵感呢?”我只能无言以对。

却也许是在另外的地方,某一个荒黑的剧院,某一个冬夜的湖,灯的明灭之间燃烧过欲望。我偶然吸尽一盒烟,又自觉可笑,哪有30岁学抽烟的?你如果说过爱,必不因为我的写,而你一直不明白我的离开,你没想到只是因为你写了一封信,你说:“看到叶倾城写的《原配》,仿佛在说我的故事。”我便笑起来,这笑容也是冷酷的,你的故事?你以为你是谁?

人生微妙的错乱,随时发生。

但很可能,你没有见过我,只读过我的小说,文字舞动如银斧,我叙述爱情和黄昏的宁静,我让故事盛放,如郁金香在摇篮里长大安睡。你可能猜测过我是谁,我的确给过你,字里行间的线索。

我是女子,不谙年,以之也不玉貌。我出生在东北,却在南方长大,又跌跌撞撞到了北京。我寻求最热烈的生活,最激烈的情感,最浓烈的颜色与画面,但我所选择的,不过是平顺的生活。我甚至骑自行车上下

7AD04/01

班,微凉季节里,我在人群里穿插,周围一片铃声和急刹声,天刷刷地黑下来。

我很努力很努力地生,我最近在读《创世纪》,我每天都在写字,我买了一个烤箱,学会了烤泡芙。我也去丽江大理,在玉龙雪山上洗脸,看过巴兰钦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,心头有清凉的感伤。可是——

我仍然觉得寂寞,如此暧昧难言。人生有些曲折的故事,那能懂得的人,却不够有文化到能够辨析;那些理智聪慧的人,却离这生活太遥远,以至无从言说。

而我能指望的,最后还是我的读者。只因为你们广大,因为你们全知全能。因为……你们是一个又一个的你,全都是纯粹的个体。

叶倾城

2004年12月

目 录 >>>

Feng Huang Zhi Zai Ye Li Zui

凤 凰 只 在 夜 里 醉

- 3 住在内衣里
- 16 凝固
- 27 前生的前生
- 39 有一种爱直通地狱
- 48 凤凰只在夜里醉
- 63 爱的尸骸
- 67 如果这都不算爱
- 70 秋恨
- 73 她们是女子,我也是
- 77 惊春

Bu Hui Er Zi Zen Sheng Shuo

不 悔 二 字 怎 生 说

- 91 别让我看到你的衣柜
- 94 薄情

- 97 自己烤的男人最香甜
- 99 不悔二字怎生说
- 一秒钟的事
- 圣诞老人差 1 分钱
- 大家都来踢毽子
- 当我骑在自行车上
- 温柔之泳
- 牙膏的 33 个用途
- 朕不喜欢
- 我的俊冤家
- 武汉的浮生男女
- 糖果珠宝与生命中的药
- 有了恩,想不爱都难
- 忆前尘
- 第三条道路

Wo Wang Huai Hua Ji Shi Kai

我 望 槐 花 几 时 开

- 吃不得也诗经

- 153 玉兰家家有
- 157 二蓝这个颜色
- 160 姜花不知道
- 163 不过是莴苣
- 166 水仙的笑声
- 169 栀子花开六瓣头
- 172 我望槐花几时开
- 176 梅子黄时
- 179 偷不得的春光
- 182 艾蒿香
- 186 甜姐儿白兰
- 187 樱桃的诱惑
- 189 萝卜之夜

Xiao Fu Jin Lai Wu Ta Shi

小 妇 今 来 无 他 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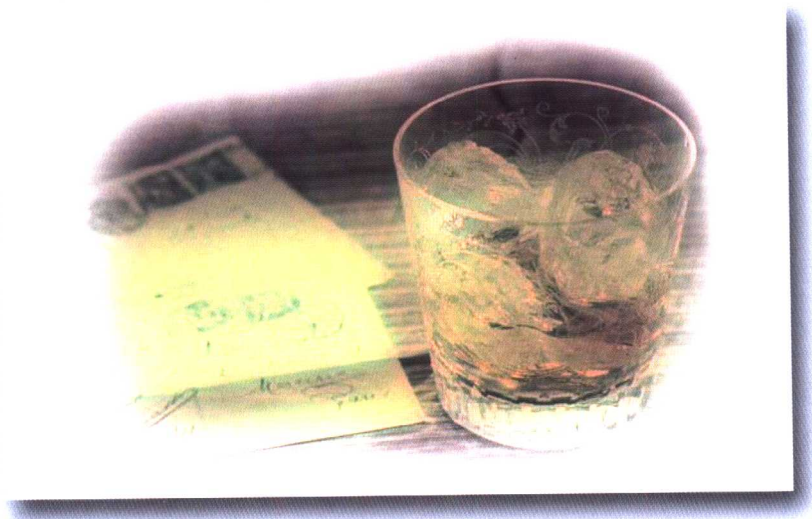
- 195 不得不贱
- 199 出名趁早,赚钱赶晚

- 卑贱的恩人
- 薄命怜卿甘作妾
- 火海
- 南京布·沔阳青
- 颜色的政治正确性
- 以百合之名
- 没有一种病症是风雅的
- 披霞追踪
- 小妇无他事
- 亦舒的栀子花

□ 住在内衣里

凤凰只在夜里醉

Feng Huang Zhi Zai Ye Li Zui



如何回想，钻石、糖果与甜蜜易逝的哀伤，像蓦然遇见一张曾经深爱过的脸孔，在
炽热的夏日黄昏里，心跳，慌乱，欲避无从，而我的辫忽然散了，泄了一肩黑发。

住在内衣里

没有更温柔更贴身,或者更残忍的了。

那一年,溯舟爱上千禧的红。

长长的内衣地带,多少件重瓣复蕊的红胸衣,会买这一件,大约只因为促销小姐说了一句“穿在婚纱里面,也会很漂亮的哦”。正是隆冬时节,商场外,夜色微蓝,下着银丝般的雪,段正忽地顽皮起来,握一小把碎凉的雪,往她颈子里塞,两个人追打了半条街。抱在一起时,她看见他的鬓发,微微闪亮,仿佛沾了雪,但她知道,他也知道,那是初生的白发。

夜里她当镜试穿,布料微凉柔软,是正宫艳艳,斜斜缀了一长串蕾丝花边,都是小桃红,非常民间的嫁娶情意。她凝然而立如古罗马雕塑中女子,他在身后抱住她,“溯舟我们结婚吧?”她对镜中的他微笑,“你是有太太的人,我们怎么结婚?”段正的手,迟疑,迟疑,松开了。

冷,溯舟只觉得身上滚过一层粟米的潮,乳梢有异样的痒痛,如千蚊万蚁,她咬牙忍耐着,抵挡这最无人知晓的五马分尸。

那晚,段正说起童年有一次,母亲带着当时还年幼的他,去裁缝店量体裁衣,进了一个小间,嘱他在外面等,蓝花布帘一垂,一个成人世界对他封闭了,他觉得有被弃绝的悲伤,哭了起来。

说到此,他很紧溯舟,人仿佛缩到很小很小,如婴儿在子宫内,国际公司中国区总裁身价、香车宝马,全无关了。溯舟觉出他的依恋,被岁月熏蒸过,如明清时代流传下来的旧缎,格外熨贴缱绻,她不离开他,必不。

但绝大多数时间,段正有一双晶光四射的眼睛,如双刃剑,怎么握都不对,都会被割得鲜血淋漓。他手机24小时开,24小时不接听,开会不方便,出差更方便,在家里更方便,偶尔接起,声调是完全合身份的冷静:“有事吗?”无数次恨起来,溯舟把他的号码自手机通讯簿里删除,随即从朝到暮,从夜到晓,那11个数字就在她脑海走来走去,最九曲回肠的山路。

可是她的手机响了,“溯舟,我在你楼下,天亮就上飞机

了。请你上阳台好吗？”溯舟浑身震颤，内衣外头披一件大外套就出去了，外头霜天晓角，低头段正倚在车边，仰着脸。这么黑，看不清他的轮廓，溯舟只听见段正的声音，微含酒意，“我想看看你。看过你，哪怕这飞机被恐怖分子炸了呢，也甘心了。”他是醉了吧？中年男人，不是那么容易醉的吧？醉后的话，总归是真心的吧？

溯舟涔涔泪下，阳台旷野，四面无镜，她看不见自己的昏蒙，因之无从抵御，无论是诱惑还是心魔。

溯舟甘愿偏居一隅，如陪都，日子却还是不久长。手机响起熟悉的音乐，那端却是陌生的女声：“我是段正的爱人。”段太太最后道，“这位小姐，我知道你是明理的。”溯舟比人家一耳光掼在脸上还要难堪，她所伤害的人，在赞誉她没有无耻到底。

溯舟从此不记日记，偶然在衣袋里发现的士票、酒店的优惠券、咖啡厅的发票，全不知来历，像梦游的人，第二日不记得昨宵的梦，但，有什么关系，顺手揉成团一甩。

不然就疯狂上网,逛一切社区,有个男孩时时不离她左右,网名哈利波特,她删繁就简叫他小哈。语音聊天室,凌晨四五点,只剩他们两人,或许是昏明之间的缘故吧,有甜润气息,天地安定。不知不觉,溯舟说起段正,渐渐哽咽,久久不能抑。小哈只一直唤,“小舟小舟。”突然道,“你想见我吗?”

关掉电脑,解开长发,穿起一套深黑真皮内衣,溯舟只差没有扬一根长鞭,便更像女王蜂了,此刻她身体微微蒸汗,皮革散发浓烈的气息,如麝香扑鼻,也像雨林里的狮子,借住在她身体里。

黑暗,梵教音乐喃喃念着,热,俊美而陌生的男子。原来她亦可以这样热烈,在他周身,留这么多青与紫,一咬一个烙印,抹不去。而小哈只温柔,沉潜,低如深潭,承接她暴烈的爱情,如飞流直下三千尺。

溯舟有个朋友,在聊天室用的名字是“情到腰子”,然而他们却是腰子到情,现时现世,也算不得罕事吧。

小哈根本还是个孩子,聊天、踢球、打牌、见网友,溯舟曾

经去网吧找他，小屋里乌烟瘴气，十几台电脑正联网打星际，不眠不睡的，手边几个可乐罐几个空饭盒。看到溯舟，只扬一扬眉：“你坐一下。”继续全神贯注于屏幕。溯舟只觉得自己像一个妈妈，来找逃学上网的儿子，进退两难。

可是她怎么能不宠他？他亮闪闪的眼睛，笑起来的顽皮，她发脾气他便不作声，还抓她的手来打自己，她仍旧嗔怒不已，他一脸沮丧，低头抬眼，偷偷看她。她一时忍俊不禁，心，软软地折下来。他随即欺身上前，抱住她，一半是委屈，一半是撒娇。溯舟，禁不住怜他若子，宠他若弟。

下班了，在超市提罐鸡汤上小哈这边，又搁了陈皮、苕粉、笋干、香菇，煤气炉上小火煨着，人在卧室为他铺床叠被，忽然被窝里掉出一条小三角裤出来。是她曾经伫足观看的一款，磨砂蓝，仿牛仔，看着粗犷难当，质地却柔软如丝缎。难道他有这分心，买了来取悦她？——底裤中央，分明有污渍。

立刻冲进卫生间洗手，水龙头开到最大冲，两手冲得泛红，仍然觉得脏。只穿了吊带小背心，一侧身，溯舟便看见自己胸乳的轮廓，曾经饱满如张爱玲笔下的月亮，是白凤凰的

胸,已微有下垂。顿时悚然一惊。同龄的女子们常常抱怨着,自从哺乳,身体的形状就走了,说话的人,常常颊上有斑点,眼底有睡眠不足的青圈。

此刻溯舟却知晓了,没有人类的婴儿来吮吸,也会被时间婴儿的小嘴吸尽。青春能几何?因为它必要过去,如同草上的花一样,太阳出来,热风刮起,草就枯干,花也凋谢,美容就消没了。

溯舟离开,没有换掉手机,知道小哈也未必会找她。

却带走,她的四抽屉内衣,一件件装袋:一件玫瑰紫,一小团墨绿,这件有窄窄金丝银线肩带,那件半透明,蕾丝珠片绣得很装卡哇伊,又有墨底黄缕的,抖开来,是件豹纹胸衣——百千色相在她手底里逆来顺受着,像红杏灼灼,却开不出墙外。溯舟想,这就是了,一个女子与内衣的半生缘。

再没有更温柔更贴身,也更残忍的了。

他们说心安之处即为家,溯舟的心,千疮百孔而依然老皮